

资助项目

贵州省优秀科技人才省长专项基金（社会科学类）

黔省专合字（2009）26号

贵州省重点学科民族学（民族文化遗产学）

黔学位合字ZDXK[2014]17号

梵净山区 土家族历史文化研究

高应达 皮坤乾 梁正海 赵幼立◎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 · 武汉

Preface

前言

中国有土家族人口 500 多万人,主要集中在湘、鄂、渝、黔四省毗连地区。贵州有土家族 100 多万人,居全省少数民族人口第四位,而其中约 92% 的土家族居住于贵州铜仁境内的梵净山区,达 142.91 万人,为铜仁市总人口的 33.44%(2011 年年底统计数据)。另有约 8% 的土家族居住在贵州省遵义市的道真、务川、凤岗、湄潭,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镇远、岑巩、三穗等县以及贵阳市等地。

梵净山区的土家族主要以宗族聚居形式集中居住于梵净山区腹地铜仁市下辖的沿河、德江、印江三县,占全区土家族总人口数的约 71%;其余约 29% 的土家族散居于梵净山区周边的思南、江口、碧江,石阡、松桃、万山、玉屏等区、县的部分乡镇。

目前,对梵净山区土家族的研究,已经有田永红著的《走进土家山寨——贵州土家族风情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年出版)、德江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编著的《傩韵》(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 年出版)、李敦礼主编的《印江土家族风情》(第一辑)(中国旅游出版社,2004 年出版)、张桂林主编的《贵州土家族》(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 年出版)等研究成果。《走进土家山寨——贵州土家族风情录》是目前较为系统、侧重介绍梵净山土家族风情习俗及其形成、特征、内容、形式的第一部作品;《傩韵》是专门针对德江境内土家族傩文化道具、表演、仪式、绝活、戏目进行系统的梳理和阐释的研究专著;《印江土家族风情》按饮食、建筑、信仰、风俗习惯及传说故事分别介绍了印江土家族的民俗风情;《贵州土家族》是一部介绍贵州梵净山区土家族文化的专著,对土家族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图文并茂的介绍。在土家族历史文化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今天,对贵州境内梵净山区生活的百多万土家族的历史文化的研究基本还处于起步阶段,相比省内苗族、布依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研究成果相去太远,土家族的研究明显薄弱。其原因可能是对贵州境内梵净山区

的土家族识别和认定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较贵州省内其他民族的认定较晚,且受鄂西、渝东和湘西土家族研究成果的影响所致。今天对贵州境内梵净山区的土家族的研究成果虽有不少的论文,但皆局限于某一个方面,也没有做更深入而全面系统的探索,致使至今贵州土家族的文化呈现出类似苗族文化,或者说是鄂西、渝东,甚至湘西土家族文化的延伸。

《梵净山区土家族历史文化研究》是在贵州省省长基金项目成果“铜仁土家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补充完成的。课题组经过近一年的实地调查,结合文献历史记载、土家族地区的各种传说、土家族宗族所留传的碑刻和家谱(金丹簿)等材料,对贵州境内梵净山区土家族的历史发展脉络、土家族族群聚落与建筑文化、土家族的服饰与审美观、土家族的耕作与手工业文化、土家族饮食文化、土家族的节日风情习俗、土家族地区的语言特点、土家族历史文化的时代神韵等进行了研究,站在各民族交往融合的视角,深入剖析了梵净山区土家族地区作为汉族与西南、南方各民族交融的桥头堡,在接受汉族文化和各个少数民族文化的基础上,适应整个社会变迁和历史变迁的特点,从而形成了梵净山区土家族文化自身的特色。书中对汉族文化在土家族地区的影响也做了深入细致、认真的调查与研究,详细论证和梳理了土家族历史文化的特征和价值,并对传承、保护和开发土家族历史文化提出了自己研究的观点和看法,也对传承、保护和开发土家族历史文化提出了有效的价值判断。本成果是目前研究贵州梵净山区土家族历史文化等较为全面、详细、系统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不失为继续研究和挖掘贵州梵净山区土家族文化的重要参考著作。

作 者

2016 年 3 月

Contents

目录

| |
|---------------------------------|
| 第一章 绪论 /1 |
| 一、梵净山区土家族概况 /1 |
| 二、梵净山区土家族研究现状 /3 |
| 三、研究目标与方法 /5 |
| |
| 第二章 梵净山区土家族历史文化发展脉络 /8 |
| 一、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梵净山区土家族社会 /8 |
| 二、隋唐两宋时期,羁縻政策下的梵净山区土家族社会 /13 |
| 三、宋元时期田氏“世长其地”中的梵净山区土家族社会 /27 |
| 四、明清时期“改土归流”后的梵净山区土家族社会 /32 |
| |
| 第三章 梵净山区土家族族群聚落与建筑文化 /45 |
| 一、梵净山区土家人的族群聚落文化 /45 |
| 二、梵净山区土家族的建筑文化 /53 |
| |
| 第四章 梵净山区土家族的服饰与审美观 /65 |
| 一、梵净山区土家族的服饰及其特点 /65 |
| 二、梵净山区土家族服饰中的审美观 /74 |

第五章 梵净山区土家族的耕作文化 /78**一、梵净山区土家族农耕文化 /78****二、梵净山区土家族的手工业文化 /85****第六章 梵净山区土家族饮食文化 /94****一、梵净山区土家族人民的饮食品种及其文化特色 /94****二、梵净山区土家人的茶酒及饮料文化 /104****三、梵净山区土家人的待客饮食文化 /105****四、“吃新”习俗 /107****第七章 梵净山区土家族的风情习俗 /109****一、梵净山区土家族的节日风情习俗 /109****二、梵净山区土家族地区其他风情习俗 /119****三、梵净山区土家人的歌舞戏剧与儿童游乐情趣文化 /133****四、梵净山区土家族的民间信仰与崇拜文化 /136****第八章 梵净山区土家族地区的语言 /138****一、梵净山区土家族地区称谓与地名中的语言特点 /138****二、梵净山区土家汉语言中特有的语言特征 /140****三、梵净山区土家汉语言的发音特征之一二三 /140****第九章 梵净山区土家族傩戏文化 /143****一、梵净山区土家族傩堂戏的流派 /143****二、梵净山区土家族傩戏文化中的道具文化 /144****三、梵净山区土家族傩戏文化中的表演艺术 /147****四、傩戏文化中的仪式 /149****五、梵净山区土家族傩戏文化中的手诀、咒诰、符讳等 /151****六、梵净山区土家族傩文化中的剧目 /152****第十章 梵净山区土家族传统医药知识
及其现代利用 /154**

目 录

• 3 •

| | |
|-------------------------------|------|
| 一、梵净山区土家族传统医药知识 | /154 |
| 二、梵净山区土家族传统医药知识的现代利用 | /159 |
| | |
| 第十一章 梵净山区土家族历史文化观念 在新时期的影响 | /164 |
| 一、梵净山区土家族传统历史文化的价值及其影响 | /164 |
| 二、传承和发展梵净山区土家族文化必须注意的 几个问题 | /165 |
| | |
| 参考文献 | /177 |
| | |
| 后记 | /182 |

第一章

绪 论

一、梵净山区土家族概况

(一) 梵净山区土家族的分布现状

据 1990 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 全国有土家族人口 572.6 万人, 主要集中在湘、鄂、渝、黔四省毗连地区, 其中, 贵州有土家族 102.4 万人, 居全省少数民族人口第四位, 而贵州境内的土家族又主要集中在梵净山区铜仁市所辖各区县。据 1995 年统计, 铜仁地区有土家族 95 万人, 约占全省土家族人口 92% 以上。至 2011 年年底统计, 铜仁市境内生活着 142.9 万土家人, 约占铜仁市总人口的 33.44%。

贵州土家族主要以宗族聚居形式集中居住于梵净山区的铜仁市下辖的沿河、德江、印江三县, 占全省土家族总人口数的 70% 以上。其余约 20% 以上的土家族以宗族方式散居于梵净山区范围内的铜仁市所辖之思南、江口、碧江石阡、松桃、万山、玉屏等县(区)的部分乡镇。贵州省土家族总人口中有约 8% 的土家族居住在梵净山区以外的遵义市的道真、务川、凤岗、湄潭,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镇远、岑巩、三穗等县以及贵阳市等地(见图 1-1《贵州省土家族分布图》, 图片源自张



图 1-1 贵州省土家族分布图

桂林等主编的《贵州土家族》画册)。

居住在梵净山区的土家族人口,据1995年统计,沿河土族自治县有土家族25.3万人,约占全县总人口51%、占全铜仁地区土家族人口总数26%以上。德江县24.2万人,约占全县总人口60%以上、占全铜仁地区土家族人口25%以上。印江苗族土族自治县有18.4万人,约占全县总人口50%以上、占全铜仁地区土家族人口20%以上。思南县有土家族14.9万人,江口县有6.1万人,碧江区有5.2万人,松桃苗族自治县有8000多人,石阡有1300多人,玉屏侗族自治县有近600人。^①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梵净山区土家族总人口数“计有124.6万人”^②,增长了近30万人。至2005年,仅沿河土族自治县土家族人口就已经增至31.1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54.35%。^③

位于梵净山区的土家族人口在所分布的聚居区占全乡(镇)人口总数50%以上的乡(镇)有:沿河土族自治县22个乡(镇)中有黑水、沙子、淇滩、甘溪、官舟、客田、新景、黑獭、塘坝、后坪、中寨11个乡;德江县20个乡中有潮砥、楠杆、桶井、高山、稳坪、文化、长堡、共和、堰塘、龙泉、沙溪、钱家、长丰、泉口、荆角、合兴、复兴、平原18个;印江苗族土族自治县17个乡中有板溪、木黄、永义、朗溪、合水、洋溪、新业、新寨、杉树9个乡;思南有东华、凉水井2个,江口有怒溪、民和2个。土家族人口在所分布的聚居区占全乡(镇)人口总数30%以上的乡镇中:沿河土族自治县有9个,德江有2个,印江苗族土族自治县有6个,思南有14个,江口有4个,碧江区有3个。^④

(二) 梵净山区土家族居住区域的自然环境

贵州土家族主要居住区域——位于梵净山区的沿河、德江、印江、思南、江口、碧江区、石阡和邻近的玉屏、道真、务川、凤岗、湄潭、镇远、岑巩、三穗等县,地处贵州高原向湘西丘陵和四川盆地过渡的东北边缘斜坡地段,西北部系大娄山山脉,东南部系武陵山山脉主峰梵净山,乌江由南至北纵贯全境。地势由西北、东南向乌江河谷倾斜。地貌以高原岩溶低中山、低山山地为主;气候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类型;河流属长江流域乌江水系;土壤属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黄壤带;植被属中亚热带阔叶林带。

梵净山区的地表以碳酸盐岩类和碎屑岩类为主,其特点是地表土层薄而贫瘠,成土极慢。而碳酸盐岩溶地形经过众多河流长期的冲刷,造成地面破碎、起伏

^① 铜仁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铜仁地区志·民族志[M].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34.

^② 铜仁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铜仁地区志·民族志[M].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3.

^③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民族志[M].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7:53.

^④ 铜仁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铜仁地区志·民族志[M].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34.

很大的复杂地貌：山中有山，层峦叠嶂，溪峒相连，河谷幽深，地形崎岖，峭壁峥嵘；奇峰、悬崖、峡谷、洼地、洞穴、漏斗、溶沟、溶洼、残丘等，比比皆是。在靠近河谷地带地面切割深，高低起伏大，溪河两岸多为悬崖峭壁，河谷多为峡谷。在远离河谷地带地面起伏较小，地势较为平缓。在碎屑岩分布区，受流水的侵蚀，常形成鳍背状或梳状斜坡，溪河两岸多成阶地。

土家族活动的主要地区——梵净山区，受地理位置、大气环流、地形地势的综合影响，梵净山区气候条件呈现热量垂直差异明显、水热同期、光温同步、灾害性天气发生频繁等特点。虽然水热同期、光温同步，属丰收型气候，但由于降水不稳定，气温变化大，常出现干旱、低温、暴雨、冰雹、大风等灾害性天气。特别是春季容易出现倒春寒和冰雹，而秋季则出现秋风低温阴雨天气，七八月则又是干旱天气。根据历年统计，小旱三年两遇，中旱两年一遇，大旱五年一遇。加上地形垂直差距较大，云雾、雨日多，光照资源组合欠佳，日照值属全国低值区。地形稍开阔区，光照较好，而在河谷山地，光照欠佳。

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西部的主要河流属长江流域乌江水系，而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东部的碧江、江口、松桃、玉屏、万山等地的河流则属长江流域沅江水系，皆是以雨水补给为主的雨源型河流，径流受降水控制，往往呈现夏季丰水，冬季枯水，春秋过渡的规律。境内水资源多来自天然降水，大部分降水由地面径流入溪河形成地表水，部分渗入地下形成地下水，再由地下径流涌出地面形成泉水。泉水资源是梵净山区土家族民众在枯水季节生产生活的重要保障。从总的来看，虽说梵净山区及周边的土家族聚居区内，水资源丰富，水能资源较大，但相对于生产生活来说，由于地表径流下切太深，生产和生活使用难度较大；加上雨水相对集中在夏季，也由于地表土层较薄，降水往往随地表径流而流入深深的河谷。这不仅在枯水季节难以利用，在丰水季节又造成山间盆地或坝子不时发生洪涝灾害。

梵净山区多山的地形和温暖湿润的气候造就了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适宜多种动植物生长、发育和繁衍，形成了种类繁多而又丰富的生物资源。无论是低等植物如藻类、菌类、地衣，还是高等植物如苔藓、蕨类、种子植物，种类都很丰富。这也为动物种类的多样性提供了物质保障。故而境内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哺乳类等野生动物资源十分丰富。

二、梵净山区土家族研究现状

目前，关于全国土家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鄂西和渝东地区，这些研究主要是从考古方面，或者具体的某一个历史文化点，如土家族的民间文学、革命斗争、土司兴亡、宗教信仰与土家文化、土家族农村社会保障等方面专门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其研究成果有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的“土家族研究丛书”，民族出版社

出版的“土家族问题研究丛书”等等,可以说这些成果是目前研究土家族较为集中且最为显著的成果。也有一些学者,如刘芝凤著的《中国土家族民俗与稻作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对稻作文化对土家族的生活、生产等习俗进行了探讨;陈国安著的《土家族近百年史(1840—1949)》(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年出版)对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建立这一段时间内土家族的政治与经济做了梳理。自罗常培先生和潘光旦先生界定土家族这个族属后,在各种学术杂志上发表的有关土家族历史文化等各个方面研究成果更是数以千计,其中以老一辈的学者潘光旦的成果最巨,组织并参与编撰了土家族的第一部简史《土家族简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总之,近些年对土家族历史研究的学者更是层出不穷,其成果也为人瞩目。

但是,这些成果主要集中于鄂西、渝东和湘西,而对贵州境内梵净山区土家族的研究,多杂于这些研究成果之中。针对梵净山区土家族的研究成果,目前有田永红著的《走进土家山寨——贵州土家族风情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贵州省德江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编著的《傩韵》(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年出版)和李敦礼主编的《印江土家族风情》(第一辑)(中国旅游出版社,2004年出版)等,这些均是专门研究贵州境内梵净山区土家族文化的著作。《走进土家山寨——贵州土家族风情录》是目前第一部较为系统介绍贵州境内梵净山区土家族风情习俗及其形成、特征、内容、形式的作品;《傩韵》则针对德江境内土家族傩文化中的道具、表演、仪式、绝活、戏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阐释;《印江土家族风情》按饮食、建筑、信仰、风俗习惯及传说故事分别介绍了印江土家族的民俗风情。张桂林等主编的《贵州土家族》(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年出版),是一部介绍贵州土家族文化的专著,该著作偏重于对现存梵净山区土家族传统文化进行图文并茂的介绍。可以说,在土家族历史文化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今天,贵州境内梵净山区的土家族历史文化研究基本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成果。

贵州梵净山区土家人,在宋元之际还遍布于贵州全境,而至明清时期,随着明清王朝在贵州大力实行军屯政策和改土归流的政策,其居住范围逐渐缩小,致使土家人集中居住在梵净山区的铜仁市下辖的沿河、德江、印江三县和思南、江口、碧江,以及遵义务川等部分地区,即在黔东及东北一隅数县之间,与各民族杂居。且国家对梵净山区土家族民族成分的认定完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因而导致学者对贵州境内梵净山区土家族的研究至今还处于初始接触阶段,而大量的土家族研究成果对梵净山区的土家族来说,也只能说是鞭长莫及,或者说只能兼而带之。特别是与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已有了累累成果的贵州省省内苗族、布依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研究进行比较则相去太远,对贵州境内梵净山区土家族的研究明显单薄。这很大可能是识别较晚,学者涉及较晚,又受鄂西和渝东土家族研究成果的影响所致。因而导致对贵州梵净山区土家族历史文化还没有形成系

统的研究成果和系统的探索。仅有的研究成果,常使人从表象上感觉到:贵州梵净山区土家族的文化呈现出类似苗族文化状态,或者说是鄂西、渝东,甚至湘西土家族文化的延伸。

三、研究目标与方法

历史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有机整体,是一个民族的标志和灵魂,是一个民族的“根”。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贵州境内梵净山区土家族形成了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这些独特的历史文化全面承载了贵州梵净山区土家族的历史来源、社会制度、经济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哲学思想和审美观念等,凝聚着梵净山区土家族人民对宇宙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积淀着梵净山区土家族人民对社会和谐、自强不息的精神的追求,并以此为行为准则,反映了梵净山区土家族人乐观豁达的人生观,以及充满对人生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现实与未来认识与探索的辩证思维的智慧,这是梵净山区土家族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当今时代,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对一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越来越重要,它可以创造生产力,提高竞争力,增强吸引力,形成凝聚力。党的十七大报告深刻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①为了进一步传承和发扬绚丽多彩的贵州梵净山土家族历史文化,使梵净山土家族人民千百年来所创造的精神财富成为新时期贵州梵净山区土家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有必要深入挖掘、整理,使其焕发出时代的光芒。

首先,对梵净山土家族的深入研究,有利于保护和传承梵净山土家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增强梵净山区土家族民众的民族意识,增进民族认同感,增强民族自信心,凝聚民族精神。长期以来,在土家族的形成历史中,由于受汉族文化的冲击,特别是明清统治者在改土归流进程中对少数民族实施的歧视政策,加上民国年间国民党统治时期依然实行民族歧视政策,致使贵州境内梵净山区的土家族人民长期不敢承认自己的土家族民族成分,而把自己认同为汉族。因此,有必要加大挖掘、整理力度,同时大力宣传和发扬贵州土家族历史文化,以增强民族的认同感和自信心。

在这方面,梵净山区的部分县市已经着手进行积极有效的探索。如沿河土族自治县围绕打造“中国土家山歌之乡”文化品牌,采取保护与传承、普及与推广、交流与推介等措施,深入乡镇和村寨开展土家山歌普查,并对其进行收集、整理,

^① 本书编写组. 十七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07: 31.

建立了沿河土家山歌档案库,编印了《沿河土家族歌谣选》、《沿河土家族民歌集成》等集子,制作了《大雨落来细雨飘》土家山歌民歌集光盘,作为乡土教材走进了中小学课堂,免费发放到社区和农村;采取进广播、上荧屏、入社区等多种措施推广普及;从2010年2月起,在贵州广播电台开办“听山歌·看沿河”栏目,每周一、六、日播出,节目时长10分钟。土家山歌丰富的内容、灵活的歌唱形式和高亢嘹亮、热烈奔放的歌唱风格,让听众陶醉其中。借助梵净山文化旅游节、《民歌中国》录制、央视农民春晚等活动,沿河土家山歌多次走进了中央电视台。从2010年4月份起沿河县每月在县城举办一次“唱山歌·感党恩”广场文艺演出,由县直属部门和乡镇轮流承办,发动广大干部职工和社区居民群众互动联欢,营造了人人学土家山歌、唱土家山歌、赛土家山歌的浓厚氛围;办好一年一届的文化旅游节,邀请外界高端新闻媒体和知名艺术家亲临指导和宣传推介,邀请有土家族聚居的毗邻县参加活动;德江一年一度的全国傩文化研讨会的定期举行等,都有利于进一步增进人们对土家文化的认识,也有利于土家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回归。

民族认同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的形成,需要长期的教育和熏陶。位于梵净山区的沿河、德江、印江等土家族聚居较为集中的地区在这方面已做了有益的尝试。如通过打造土家特色校园,营造土家人文环境;收集整理土家文化资源,开发校本教材,将土家文化列入学校教学内容——历史课上探讨土家族的历史和民俗礼仪,音乐课上教唱土家山歌、教学演奏土家乐器,美术课内增加传授学生认识和制作土家服饰、土家生活用品以及农具、土家吊脚楼等,体育课内学跳土家摆手舞、花灯、龙灯、狮子灯、金钱杆舞等,课外活动中师生跳起了欢快的土家集体舞等,这将进一步增强梵净山区土家族民众本民族意识。

这一系列活动收到了显著的效果,现在贵州,特别是梵净山区的铜仁市所辖各区县境内,土家族学生的民族意识渐渐复苏,如说土家语言、唱土家山歌、打土家乐器、跳土家舞蹈、编制土家生活用具、纺织土家服饰、修建土家楼屋等,都已开始成为梵净山土家青年人的一种自觉意识。同时土家人自己已开始正视土家传统文化,渐渐形成了土家族人自觉尊重、热爱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意识。特别是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贵州境内梵净山区土家族人已开始把自己的历史文化放在网上传播,也说明梵净山区土家人的民族意识开始走向自觉。

同时,在经济持续增长、高科技迅猛发展,文化产业作为一个冉冉上升的“朝阳产业”的今天,加强贵州土家族历史文化研究,有利于加速推动贵州,特别是贵州梵净山区土家族文化产业化进程,使文化建设成为贵州梵净山区土家族地区调整产业结构的重点,促进梵净山区土家族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然而,目前国内省内对贵州梵净山区土家族历史文化的研究相对滞后,还没有在继承、保护、开发和发展梵净山区土家族历史文化资源中发挥应有的功能。

笔者认为,从全国性来看,虽然贵州梵净山区土家族与其他地区的土家族历史文化有着某种共同的特征。但由于贵州土家族位于武陵山腹地梵净山区,受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的影响,梵净山区土家族也有其自身的、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土家族文化的个性。

贵州土家族居住于武陵山脉腹地梵净山区,这里自然地形复杂,环境优美,民族众多,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复杂,社会经济发展各不相同。为了更好地挖掘梵净山区土家族的历史文化,为贫穷落后的梵净山区土家族地区的发展寻找历史原因,探寻梵净山区土家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与全国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发展模式,对梵净山本土的土家族的历史文化进行系统而又深刻的研究,就显得非常有必要。

本研究通过文献研究和大量实地调查,站在历史的角度,采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认识土家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影响因素,把握贵州境内梵净山区土家族历史文化对土家族经济、文化的影响,从而科学地构建新时期梵净山区土家族山区文化、经济发展模式,加快梵净山区土家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同时为我国区域文化、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又好又快地发展,为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提供一种发展思路和借鉴。

第二章

梵净山区土家族历史文化发展脉络

贵州土家族聚居地,主要位于乌江和沅江两大河流之间的武陵山主峰梵净山区,这里先秦时期是巴、濮人主要活动区域,今天则是全国土家族主要聚居地区的西部边缘。自古以来,武陵山区就是来自东部和北部的民族进入西南地区的重要通道,也是南方民族北进川渝的重要交汇之所。古代的“氐羌”东进,“南蛮”西移,“百越”北上,汉人南迁,与在这里生活的巴人,相互交流、互为往来,并相互冲突与融合。数千年的历史与交融,使今天生活在梵净山区的土家族经济、文化历史呈现纷纭多变的而又极为复杂的特征。

一、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梵净山区土家族社会

秦于公元前 280 年,“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至公元前 278 年“蜀守(张)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①,武陵山主峰梵净山以西地区大部被划入巴郡。巴人可能在这个时期开始进入梵净山地区,并与居住于梵净山区的主体居民——濮人相融合。濮人居住区域早在先周时期就被周人纳入其所控制的范围,并参与了武王伐纣之役。在西周时期,濮人以当地特产丹砂向周王朝纳贡。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楚国的强大,在北上中原争霸的同时,也积极向西南方开拓,迫使生活于洞庭湖一带的南蛮(“三苗”后裔)进入崇山峻岭的武陵山区,与居住在这里的濮人、巴人和僚、蜒等族错居杂处。公元前 611 年,楚国联合秦国和巴国打败濮人所建的庸国。一部分濮人再迁回今湘西、黔东梵净山周边地区。^② 随后,梵净山地区被纳入了楚国的控制范围。秦灭巴国后,设黔中郡,湘黔渝一带的武陵山地区成为秦楚争夺的拉锯地带。最后秦国直接控制了武陵地区,以黔中郡进行管辖。

龙山里耶出土的竹简文书也反映了武陵山区在秦统一王朝时期,属秦所设黔

① (西汉)司马迁. 史记[M]//二十五史(1).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26.

② 《贵州通史》编委会. 贵州通史·远古至元代的贵州[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184-199.

中郡地。^① 在中央王朝控制之下,华夏族南下,特别是华夏族以地方统治者的身份和军人身份进入武陵山区,与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共同治理和控辖当地民众。在王朝更替之际,一部分华夏族也留居于当地,渐渐融入了少数民族社会之中,而成为后一王朝政权所称的“土著”。

汉兴,“一依秦时故事”^②,改黔中郡为武陵郡。黔东与黔东北地区的梵净山区属武陵郡所辖。随着贵州夜郎等少数民族政权被纳入汉王朝的统治范围,打通了通往越人地区之道,越人渐渐北移,部分越人也进入了黔东及黔东北地区梵净山区,融入了当地民族之中。同时,生活于我国西北青藏高原的氐羌族在两汉时期东移,部分氐羌人也汇入了梵净山一带的民族之中。

汉武帝时以“蛮夷数以攻吏”,土著民众攻打王朝中央在西南地区所设置的地方政权,于是,汉武帝从华夏族群中迁移大量汉民进入西南广大地区,“募豪民田南夷”^③,即从三蜀地区迁大姓于南夷实行屯田耕守。部分川蜀大姓与其依附的民众进入了黔东与黔东北地区的梵净山区,并在王朝政府的支持下渐渐成为当地的土著大姓。

蜀汉时期,南中大姓反叛,诸葛亮率军南征,采取攻心为上的战术,平服了南中大族的叛乱。平叛后,诸葛亮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发展南中民族社会经济的政策,依靠当地民族的上层人物进行治理,并增设郡县,健全统治机构,同时选用一批有才干的人和一些大姓到南中治理。一大批汉人再次被迁入西南各地,由于他们所拥有的特权和政治地位,在蜀汉灭亡后,渐渐也成为当地土著中的大姓。《华阳国志》卷一《巴志·涪陵郡》载:(延熙十三年)(250年)(邓芝)移其豪徐、蔺、谢、范五千家于蜀,为猎狩官。涪陵郡下所辖之涪陵县,据《寰宇记》记为汉武帝所置,其辖境甚广,包括今重庆的彭水、武隆、石柱、黔江、酉阳和贵州的道真、正安、沿河、务川、德江、印江、思南等地。^④《十道志》和《太平寰宇记》也记载,巴被灭后,其子三人流入黔中、云溪一带,各为一族之长。^⑤

内地和周边民族的移入,不仅直接参与开发了西南夷的许多地区,而且更成为两汉王朝在西南夷地区统治的可靠支柱。这些移民,特别是汉民,保障了中央王朝在当地的郡县官吏、驻防兵士提供粮饷和军需,同时也稳定了以郡县为统治重心的主要据点。

可见,在梵净山地区,不仅仅是汉族大姓的兴起,土著民族大姓在先秦两汉时

^① 柴焕波.湖南龙山县里耶战国秦汉城址及秦代简牍[J].考古,2003(7).

^② 《贵州通史》编委会.贵州通史·远古至元代的贵州[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139.

^③ 《贵州通史》编委会.贵州通史·远古至元代的贵州[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152.

^④ (晋)常璩.华阳国志校注[M].刘琳,校注.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37.刘琳校注认为应是“延熙十一年”。

^⑤ 《贵州通史》编委会.贵州通史·远古至元代的贵州[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271.

期也大量兴起。

先秦与汉晋南北朝时期进入黔东和黔东北地区梵净山区的各个民族,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共同的生产活动,在南北朝时期渐渐形成了史书中所称谓的蛮僚部曲。《隋书·地理志》载:江夏诸郡,多杂蛮左,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其僻处山谷者,则言语不通,嗜好居处全异,颇与巴渝同俗。^① 这时的武陵郡属荆州管辖。南北朝时,“五溪蛮”与其他地区蛮族一样,“种类繁多,言语不一”,在语言、服饰、生活等各个方面还保留着各自族系的特点。

《北史》卷九五列传第八十三《蛮獠传》记载:“又有冉氏、向氏、田氏者,陬落尤盛。余则大者万家,小者千户,更相崇,僭称王侯。屯据三峡,断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大统)十一年,蛮酋梅勒特来贡其方物。寻而蛮帅田、杜青和及江、汉诸蛮扰动,大将军杨忠击破之。其后蛮帅杜青和自称巴州刺史,入附,朝廷因其所称而授之。杜青和后遂反,攻围东梁州。其唐州蛮田鲁嘉亦叛,自号豫州伯。”^② 现今居住于梵净山区的土家族大姓宗族有田、冉、向、杜、梅,可见,土家族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发展为“大者万家,小者千户”的地方宗族集团。这些宗族的首领在地方上动辄自称王侯或者刺史,而朝廷也不得不“因其所称而授之”。

现能确切知道在梵净山区设立郡县的是隋王朝时期。《隋书》中的《地理志上·巴东郡》记载:大业初,置巴东郡……石城(开皇初置庸州,大业初州废)、务川(开皇末置)。现德江泉口官村后山台地上还存留有隋时庸州所筑土城遗迹。而开皇年间所设之务川,因唐初武德元年(618年)任招慰使的冉安昌,于武德四年奏请设为务州,以提升其行政级别,“领务州、涪川、扶阳三县”,以控制武陵地区;贞观四年(630年)唐王朝改务州为思州;天宝元年(742年)再改为宁夷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思州,属黔州都督府所辖。^③ 今天的沿河、德江、石阡、思南、印江以及务川为其辖地。而思州之思邛县则为“开元四年,开生獠置”。可见在隋唐时,居住于武陵山主峰梵净山周边的民众,被称为“獠”,始终未纳入到中原汉文化的范围之内,亦或者说受其影响不大。《新唐书》记载:思州宁夷郡“县三,务川,……思邛(中下,开元四年开生獠置)”;《新唐书》又载:“贞观四年(630年)析思州之涪川、扶阳,开南蛮置。……县四:……城乐(中下,武德四年招慰生獠置,隶思州,贞观元年隶务州,八年来属)”。^④ 从这种现象来看,居住于武陵山主峰梵净山与乌江之间的广大土著民众,这些早在先秦就居住和生活于武陵山腹地,以及秦汉以后四方民族进入这高山峻岭中发展起来的一个新的族群社会,于隋唐时被称为

^① (唐)魏征,等.隋书[M]//二十五史(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114.

^② (唐)李延寿.北史[M]//二十五史(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337.

^③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M]//二十五史(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201-202.

^④ (北宋)欧阳修,等.新唐书[M]//二十五史(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120.

“獠”，但又不同于当时西南一带的“獠”人，故称其为“生獠”。开元时期，唐在梵净山西边置思邛县、城乐等县以统辖“生獠”。

隋唐时期，在今黔东、黔东北地区梵净山区的各个民族，有的逐步融入了汉族之中，有的发展成为后来的土家族、苗族、仡佬族的先民。而今天贵州土家族绝大多数皆生活于从务川至梵净山周边一带，即现在的铜仁市的两区八县境内，可见这些由多种民族融合而成的“生獠”理应是梵净山区土家族的先民。

由于土家族生活和居住区梵净山区，位于先秦时期西南巴蜀文化、楚文化和濮人三大族群文化的交界处，一开始就具有多种文化交汇而又复杂的特点。土家族居住的核心区域正好位于秦楚争夺的黔中，从里耶考古和出土的材料所反映的情况来看，里耶是秦所住重兵之地，也是秦在武陵山区与楚对抗的重要军事堡垒^①，与之相邻的梵净山地区在此期间也应是秦楚重要的驻兵和冲突要地。

作者在德江、沿河进行实地调查时，发现在土家族居住区内存在着数量极多的古代墓群，被当地人称为“深基坟”，仅在德江泉口南客村民组的一个古墓地就达36座之多。墓穴全用大青石石板建造，被当地人称为“三十六国坟”。其规模之大，非一地之民众所能为，只有类似于军事组织的群体方能完成。作者结合里耶之考古发现推测，这应否是先秦时秦楚在此屯军所遗之物，这还有待考证。

由于秦楚政权延伸至梵净山区，楚文化和秦文化自然对梵净山地区的土家族文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也会对土家族经济、政治产生影响，但由于历史资料的不足，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对其进行梳理。秦汉政权在控制西南地区时，大多只是在政权所能控辖的“郡县”所在地及交通要道十分有限的区域内进行管理，而对离道路相对较远的偏僻所在，则是任其自处的。西汉王朝以巴蜀为依托，在西南地带派驻重兵，屯兵戍守，以经营南夷和西夷，与此同时，除滇西的昆明、嵩外，全部按原西南夷各族群所辖地域置郡县，设官管理^②，加强了西南各族群与中原的来往与交流。

在梵净山地区土家族主要聚居区内，以沿河洪渡镇为中心的汉代墓群和汉代砖瓦窑群，可以说是秦汉时期汉文化传入梵净山区土家族地区的实物证明。特别是汉代砖瓦窑的发现，其残存的纹板瓦、筒瓦、汉花纹公母榫砖、绳纹瓦和瓦当^③，表明黔东及黔东北地区各民族居住方式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这也可推测，在当时梵净山区土家族民居建筑结构中开始使用砖瓦等作为房屋的构件。

秦汉时期在西南的郡县统治实质上只是一些代表王朝中央统治的军事据点，

① 柴焕波.湖南龙山县里耶战国秦汉城址及秦代简牍[J].考古,2003(7).

② 《贵州通史》编委会.贵州通史·远古至元代的贵州[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149.

③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736-737.